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

第九回 嘉賓賢主隔省同年 雪虐風饕窮途奇遇

話說趙鼎銘被娘子徐氏激勸了一番，果然言聽計從，專心誦讀。趙弼夫婦見兒子呆病已好，又能勵志詩書，甚是歡喜。徐氏小姐見丈夫朝夕不輟，甚至黎明即起，夜半方眠，又生了一番憐惜之心，恐怕他過於勤勞，損壞身體，因又代他每日定了時刻，由此日來月往不上半載，居然文章華麗，子史精通，不似從前那樣鈍拙。卻好十月十五舉行縣試，趙鼎銘就預先去學裡報了名，又將那些讀過的時文，終日裡揣摩簡練，專等場期一到即便進場。看看場期已臨，各家親戚都曉得呆子病好，要去應試，又爭送禮物，代他發兆，到了十四這日，徐小姐又揀他平時喜吃的物件，買了幾色，親手檢點給他裝在考食袋內，另外又擺了些水果，又招呼廚子備了兩件投口清空、又吉利又爽快的飯菜，又買了一盤粽，一盤糕。將到日落，忙催著廚子先開了飯，趙鼎銘吃了便去安睡。

徐小姐聽他睡熟，就到堂前焚了一爐香，向著家神宗祖磕了一回頭，又暗暗的默禱了一遍，就靜悄悄的坐在房內，煨蓮米代聽著蓮漏，及到漏聲三下，知道時刻已到了，便低低的將他喚醒。趙鼎銘聽有人喊他，知道時刻已是不早，即便起來，望著徐小姐問道：「現在幾下鐘了？」徐小姐道：「才打過十二點鐘，你這會子睡著麼？」

趙鼎銘道：「起先上牀的時候，只是翻來覆去睡不著，過了一會也就睡著了。」徐小姐趕著叫人打了面水讓他淨面漱口，又先倒了杯茶，然後叫人把糕粽端進來，擺在桌上，又去將煨熟的蓮子倒在碗裡，親手端與趙鼎銘，便笑道：「恭喜你高中聯元。」趙鼎銘接過來，也笑謝道：「有累你親手調羹，細心熨貼，若能如願，這就圖報有期。」徐小姐又道：「你吃罷，不熱了。」說著，便伏在桌角上著他吃了點糕粽，又吃了些蓮米，便叫人拿了出去。

趙鼎銘走到廳上，見已開了夜飯，就飽餐一頓，又喝了杯茶，穿了衣帽，家人打著燈火，提了書箱，趙鼎銘便親去送考。一會子到了考棚門首，趙鼎銘又叫人借條板凳，讓兄弟坐下定定神，又囑咐道：「臨場萬不可心慌，題目下來不妨細細的斟酌，小考比不得鄉試，文章須應有盡有，篇幅亦不可長，法不外輕清靈三字，切記切記。能在頭牌出場更好，趕不及不必一定頭牌，就二三牌上亦不妨礙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三聲炮響，鼓樂齊鳴，縣令已升堂開點，各童生皆應名而進。趙鼎銘見兄弟已經進去，這才緩緩歸來。到了次日，又率領著家人親去接考。卻喜趙鼎銘文思敏捷，交了卷就跟頭牌出來，大家接著一同回去。到得家中，合家也都歡喜，當時換了衣服，吃過出場飯，就將場內的文稿謄出來，送與父兄看過。趙弼與趙鼎銘均點點頭，又叫他把文稿送與吉慶和看，吉慶和看了又從浣薇軒走過來，向趙弼稱贊不已。趙弼一面謙遜，一面說道：「這畜生得有今日，皆先生高明所賜。」吉慶和又謙遜了一回，大家也就散去。

趙鼎銘走入裡面先到他母親處請了安坐了一回，他母親因他乏就叫他去睡。這才退出到了自己房裡，只見徐小姐站起來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得意呀，辛苦了，早點睡去歇歇罷。」趙鼎銘道：「我到不覺得十分辛苦，但是你這兩日也累夠了，昨日夜裡你多早晚才睡的呢？」徐小姐道：「等到大伯回來，說你已進了場，我就去睡了。」趙鼎銘道：「那時可不是已天亮了嗎？」徐小姐又道：「公公大伯看你的文章是怎麼說呢？」趙鼎銘道：「爹爹同哥哥看了並未開口，只是點頭，到是吉壽人稱贊不已。」徐小姐聽說，滿心歡喜，又催著他去睡了，這才無話。

三日以後發了正場的榜，即有門斗送了天開文運的報條來，大家搶著去看，見上面寫著：「奉本縣正堂文科試錄，取招覆童生第五名趙鼎銘。」大家看畢，個個歡喜自不必說，又開發了送報的出去，大家又談了一會。話休煩絮，三場已畢，發出正案，果然高高的取了第三名，接著冬月二十又是府考，竟居然取了案首，把個徐小姐樂得心花都開了，且不必說。

卻說外間那些與他同考的見他取了案首，都有些不憤，皆道：「他是個呆子，那裡會有學問！」有的說：「是他老子同府裡最有交情，仗著情面送的。」有的說：「是有人代他槍替的。」各種謠言紛紛傳說，甚至匿名揭帖，遍帖遍衙。偏偏這位府尊耳目又靈，不上數日全得知道，當時就想了一個主意，札飭江寧縣學傳集前二十名童生，於十二月二十到府面試。學裡即轉飭門斗，往各家知會。到了二十這日，那前列二十名的考童，都齊集府署，府尊即出了題目面試，一詩一文，限四點鐘真草俱全，一律繳卷。趙鼎銘看了題目，毫不思索，便提起筆來一氣寫就，嚴如春蠶食葉，不過兩點鐘之久，真草齊完，便將卷子繳上聽候發落。府尊見他文思神速，已是大喜，及至翻開來一看，又見寫作俱佳，更覺自己的眼力不錯。停了一會那前二十名的些卷子皆紛紛繳來，府尊便一本一本的細細閱看，雖覺都有可取，卻總不如趙鼎銘的寫作俱佳。一面看畢，一面望著各考童說道：「本府風聞因取了趙鼎銘的案首，有人說他本係癡疾，不應首列，百般謠詠，傳說紛紛，本府卻一秉至公，憑文取士，固自深信得去。然外間既有謠詠，又恐幕賓書役顛倒是非，本府冀拔真才，故特再行面試。今日細閱各卷，均屬清華朗潤，濃淡得宜，深堪嘉尚，然究不如趙鼎銘一卷，英氣勃發，器宇軒昂，而一種名貴之氣跳躍紙上，以之首列實係名實相符。如此佳文，豈可不公諸同好呢？」說著，便令各童生就案前同看，大家閱讀一過，無不贊美，這才佩服。府尊又規勸了幾句，然後退出各散。趙鼎銘回到家中又將府尊的話前後說了一遍，合家皆感激府尊的厚意。過了兩日，趙鼎銘又去府裡拜謁老師。

迅速光陰，又是處處桃符，家家爆竹。那吉慶和撫時感事，又不免觸起離懷，所幸趙弼父子日與周旋，藉此稍紓傷感，這也不在話下。看看的元宵三日，又當各理生涯，趙鼎銘仍舊伏案用功，不敢稍有所恃，等到學憲按臨，考試又以第一名入泮宮。接著錄取遺才，足足辛苦了一個多月，入闈赴試。直至三場考畢，才覺清閒。

話分兩頭，吉慶和這年也要鄉試，因無盤費，趙弼便送了他一百兩銀子，他得了此款，就於六月初間還回襄陽。且說南京有了榜信，各家都延頸以望，等到發榜之日，個個爭先恐後齊看榜花。這日卻是九月十三，趙氏一家正在那裡盼望消息，忽聽鑼聲響處，捷報傳來，趙鼎銘卻中在三十二名，領了鄉薦，合家歡喜自不必說。惟徐氏娘子樂得個不亦樂乎，當時就開發報房以及學書門斗等費。一會子親戚朋友皆來道喜，真是紛紛車馬，爛其盈門。由此款待了好幾日，又要預備赴鹿鳴宴，拜主考、見房師，忙碌了一二十日，待至送了主考，才算沒事。這日正是家宴，忽見門上送進一封信來，趙弼接過一看，見是吉慶和由襄陽寄來的，隨即拆開細細看了一遍，便大笑道：「吉先生也中了，可喜可喜！」大家聽說，也自隨聲附和贊羨一番，於是開懷暢飲，直吃得都有醉意方才散席，此話慢表。

且說金陵釣魚巷一帶，為煙花叢藪，秦樓楚館不下數十家之多，而歌妓難覓更難悉數，其間如色藝俱絕豔幟高張的，雖不在少處，然皆屬朝秦暮楚棄舊迎新，今日有錢即稱佳客，明日落魄便為陌路，實成為婬子故態而已。不意十步之內必有芳草，說出這段奇事也覺令人傾心，這釣魚巷內王喜鳳家，有一名妓白蕤秋，本係浙江湖州人，自幼為拐匪拐至蘇州，賣與娼寮為妓，到了十四歲，由鴇母轉售在上海仍然為娼，姿色固是絕佳，而一種豪俠之氣實在耐人歎服，由是枇杷巷裡名噪一時。到了十六歲就有個富商代他脫了籍，他就另外覓了房屋，自成一家，平時往來大半皆係熟客，生涯也還不寂寞。又住了兩年，這年剛值鄉試，他羨慕秦淮風景，因此就改寄香巢。自古人情多半喜新厭故，又況本地風光，司空見慣，忽然聽說新到了一個，又是上海來的，那些王孫公子個個存著訪豔的心思，及到一見芳容，便自十分賞識。王喜鳳家本住著十幾房歌妓，加以白蕤秋寄居在此，故門前車馬終日喧闐，鴇母龜兒無不利市三倍。

看看又值隆冬天氣，各妓的生意皆冷淡起來，獨有白蕤秋仍是應給不暇，這日又被一家喚去侑酒，不期酒後回來，風雪交作，大街小巷寂闐無人，而且冷不可言，雖擁重裘猶覺戰慄不已，白蕤秋坐在轎內，遠遠見風號雪虐之中人，有個人迎面而來。漸漸走近，仔細一看，但見身穿一件敗絮布袍，頭戴一頂破爛爛帽，腳著一雙敝履，抖抖的彳亍行來，那種瑟縮情形，實在令人可憐。又見他雖然寒冷，舉止卻不類常人，毫無一點下流的氣習，白蕤秋心中暗想：「這定然是個落魄名士，斷非卑田中人，但不知為何如

此，我何不喊住他，問問看呢？」想定主意，即招呼轎夫道：「你給我把前面那個走路的喊住，我問他話呢！」那轎夫道：「姑娘這樣的大風大雪，到要冷死人了，我們抬著你是沒法的，恨不得一步把你送到家，回去睡覺，暖和暖和，你偏尋事做，又要同叫化子談起來，這不是拿我們開心。姑娘你坐在轎子裡，又穿著幾層皮衣，是不覺得，地下雪已落了幾寸厚了，我們快些回去罷。」一面說一面抬著轎子直望前跑。

白蕊秋聽說實在可惡，便怒道：「你們這起混帳東西，但曉得自己冷，看不見人家那種樣子就不冷麼，我偏要喊住他問話。」後面那個轎夫聽見他說話有點怒了，便連連答應，喊著前頭的轎夫道：「老胡你就喊住他，想是我們姑娘要發慈悲心了。」正說之間，那人已走到轎子面前，這前頭的轎夫便道：「呔，你站著，我們姑娘問你的話呢。」

那人聽見便立住腳，站在轎子面前，白蕊秋便掀開轎簾，借著月光先將他仔細一看，雖然形容憔悴，但生得鼻正口方，虎頭燕頤，堂堂一表，實在是個落魄的英雄。因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為何這等模樣？風天雪地，為何不往家中睡覺，還在街上亂跑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咱是山西絳州人，因家中父母雙亡，到此投親不遇，咱的盤川用盡，衣服賣完，無處棲身，故此流落下來。」白蕊秋道：「你既如此，富商大賈此地亦復甚多，何不投到那些人家先去傭工，籍作棲身之計。」那人道：「咱洪一鶚也是宦家子弟，長到二十歲，只知讀書試劍，不知道甚麼傭工，就便凍餒死了，也是自己的命薄，終不能有失先人體面。」

白蕊秋道：「你當此夜靜更深，卻往何處借宿？」洪一鶚道：「現在承恩寺廊下棲身。」白蕊秋道：「今雖如此，明日當復如何呢？」洪一鶚道：「只好火燒眉毛，且顧眼下，好在囊中尚有少許，這兩日尚不致就填溝壑，等到一文莫名的時候，再說便了。」又道：「咱既辱承下問，足見多情。但不知你是那家小姐，為何更深夜靜尚自不嫌風雪侵人，不要損壞了貴體，勸你早些回去罷。咱之淪落，這也無可如何。」白蕊秋聽說，便歎口氣，又簌簌的滴下淚來，哽咽著說道：「你也不必問我，英雄名妓，同是天涯，君今且歸，明日當去釣魚巷王喜風家，問白蕊秋另有計議，奴當屏客以待，萬勿作寡信人，使奴秋水望穿也，奴且暫別，明日再談。」說罷喝令轎夫匆匆回去。

洪一鶚見他去了，也就掉轉頭來一口氣奔到承恩寺，仍舊在廊下打開草鋪，蒙頭而臥，只是翻來復去不能合眼，因想那白蕊秋既是個妓者，如何又獨具青眼，善能知人？聽他臨別數言，叫我明日定去，但是我衣衫爛襖，即使硬著頭皮前去，訪問那些龜奴鴇母，斷難放我入門。若便不去，我既未免失信，且埋沒他一片慇懃。細細想來真使我進退維谷。」由是胡思亂想，把那冷之一字全拋在九霄雲外，直到五更將盡，才朦朧睡去。欲知洪一鶚尋著白蕊秋，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